



送你一枝合欢花

王春瑜◎著

广州出版社

送你一枝合欢花

王春

廣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送你一枝合欢花/王春瑜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 - 7 - 5462 - 0315 - 7

I. ①送…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5374 号

书 名: 送你一枝合欢花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邮政编码: 510635)

网址: <http://www.gzcbs.cn>)

责任编辑: 杨珊珊

责任校对: 蒋美秀

封面设计: 李桢涛

印刷单位: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横江 邮政编码: 511400)

规 格: 787mm × 1092mm **开本:**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50 千

印 数: 3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2 - 0315 - 7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著者小传

王春瑜，生于苏州人女于盐城建湖水乡。
(桃花坞尚义桥)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历史学家、杂文家。著有《明清史事沉思录》、《看了明朝就明白》、《中国人的情谊》等史学著作十种，主编《中国反贪史》、《中国人的脊梁》等专史丛书十种；《土地庙》随笔、《老牛堂札记》、《悠悠山河故人情》等杂文、随笔、散文十六种，主编《当代记者随笔丛书》、《南腔北调丛书》、《常青藤文丛》等随笔、杂文、散文丛书九种，将要出版的二种。

沈氏任公集句

玉宇無塵時見疏星度河漢
春心如酒暗隨流水到天涯



春鄉醉蓬萊東坡洞仙歌
白石角招淮海望海潮

庚寅孟夏沐手恭錄



送你一枝合欢花

螺蛳经 / 52

沈右揆与《黛玉葬花图》 / 54

辑二 送你一枝合欢花

抢救美军飞行员 / 59

生平三惊 / 62

二泉映月 / 64

通榆河纪事碑文 / 66

华亭园记 / 67

垃圾滩作证 / 68

女儿唱的歌 / 70

打虎英雄谱 / 72

壮哉，伏虎妇孺 / 74

江南虎踪梦里寻 / 76

养得雄鸡作风看 / 77

千手观音赞 / 79

春风送暖入屠苏 / 81

春城无处不飞花 / 83

留得枯荷听雨声 / 84

居京微辞 / 85

装修记 / 88

送你一枝合欢花 / 91

春夜寂寞思杜鹃 / 94

拜年记 / 96

闲章解读 / 98

别了，太平花 / 100

满江长叹声 / 102

鼾声今古谈 / 105

无奈的笑话

——千校杂记之一 / 107

哭泣的动物

——千校杂记之二 / 110

戒烟记 / 112

哀“南昌” / 115

《腕儿》联想 / 119

凉风起天末 / 121

穷证 / 124

国庆与家庆 / 126

“醞酒”面世记 / 128

贵在苦相思 / 130

辑三 老牛堂中拊掌录

老牛堂随笔 / 135

病榻漫言 / 161

“城隍庙”随笔 / 165

非梦闲录 / 169

怪哉弼马温 / 172

说食古 / 173

阿Q的祖先 / 176

坑厕与文化杂谈 / 178

孙春阳的启示 / 184

醉酒诗 / 185

土匪诗 / 187

辑四 魂牵梦萦常相忆

忆母亲 / 191

梁启超与陈守实 / 208

送你一枝合欢花

难忘汪老一面缘 / 210

忆“田克思” / 212

牛年逝水 / 216

难忘“庙”门灯火时 / 218

故土之恋 / 220

依依淮剧情 / 223

又是秋深蟹肥时 / 228

卖糖时节忆吹箫 / 229

蝈蝈声声秋梦回 / 231

望月楼随笔 / 233

后 记 / 240

辑 一

细听书声过林梢

重读《阿房宫赋》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这是《红楼梦》中的一句俗谚。秦始皇二世而亡，阿房宫早已被项羽一把火化为冷烟寒灰，但在“往事越千年”后，人们并没有忘记它，可见秦始皇之“皇泽”是长久的。

当然，这里加了引号的“皇泽”，只具讽刺意义。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从反面给后人留下多少思考，多少教训！清初诗人阎尔梅（1603—1661）曾漂泊西北天地间，考察秦王朝的种种遗迹。他在《题阿房宫故址》诗中写道：“渭水云何象汉津？浪言营室拟星辰。员峤妄遗童男女，方士虚称善鬼神。博浪不能搜大盗，深宫徒自饰真人。南山未表辘轳臭，真得长沙著《过秦》。”（《白牵山人诗集》卷六）虽然诗中用典，但翻翻《史记》或任何一种中国通史，我们就能够知道：秦始皇妄图长生不死，活到万岁千秋，享尽人间富贵。所建阿房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宫中可立五丈高的大旗，能容纳一万余人。迷信方士，求不死之药；但在死神面前，毕竟感到茫然，于是又建造长眠之所骊山墓。光这两项工程，就动用了不下七十万的役夫和刑徒，而当时全国人口也不过二千万左右。这种倒行逆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秦王朝土崩瓦解。西汉文学家贾谊（前200—前168）曾作《过秦论》三篇，总结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指出其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这自然是不错的，但结论仍嫌笼统。以阿房宫立论，把秦朝灭亡的教训，用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尖锐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鸣起历史警钟的，是唐代文学家杜牧（803—852）。公元825年，唐敬宗继位后，广造宫室，天怒人怨，杜牧拍案而起，作《阿房宫赋》，讽时济世。由于他是在触及现实政治敏感神经的高度上，去探索历史经验的，结论也就特别发人深思：“呜呼！……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说，灭亡秦朝的，是秦朝自身；秦朝人来不及给自己唱挽歌，而后人给他唱挽歌，却又不吸取历史教训，遂使更后的人又为后人唱挽歌了。

送你一枝合欢花

这个结论多么深刻。秦始皇死后“辘轳臭”，载尸之车，令人掩鼻；秦二世被迫自杀，真乃死于非命。就此而论，秦皇父子，均属不幸。但是，哀其不幸，怒其腐败！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秦王朝只有十五年的寿命，可谓短祚。何以故？腐败的规模固然空前，速度也令人瞠目。阿房宫堪称是秦王朝的窗口，读一读《阿房宫赋》的描述，我们就不难想见，秦朝是如何将民脂民膏、百姓血肉，任意榨取、吞噬，而挥霍于遮天蔽日的宫阙之中的。秦王朝的垮台，在事实上开创了一个历代王朝代代相因的周期率：速兴速衰。我在《说皇帝》一文中指出：“开国之时，多为明主。试想，此时此地，打江山、夺交椅，如果领头的一脑袋糨糊，又怎能统率文武，改朝换代？此后，直至中叶，多数的皇帝都是坐在第一把交椅上吃果果，中不溜秋；再往后，则不对了，坐在椅子上不耐烦，一心向往上天梯，胡作非为，最终从椅子上摔下来，跌个粉身碎骨。就此而论，一部交椅盛衰录，就是千年帝王史。如此而已！”所谓胡作非为，无非就是腐败。盛——腐败——衰亡，这是历代王朝钻不出去的“鬼打墙”，以至一代又一代人怅怀古，悲兴亡，但到头来仍是“野草迷丹阙”，遗老泣残阳。正是：王朝更迭亦何多，代代重复唱挽歌。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不幸。

“若使一家能万世，至今犹至筑阿房。”（阎尔梅《咸阳杂咏》）秦始皇父子修建阿房宫，成了历史的笑柄。这样的笑柄，今天当然不会再重演。但是，在当前反腐败的斗争中，我们读一读《阿房宫赋》，重温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及“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悲剧，难道不令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从而加深对反腐败必要性、长期性的认识吗？我们应当高度警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历代王朝周期率的阴影。

1993年12月16日于京西

（《光明日报》1994年1月3日）

莫将野史视等闲

事物都是在对立中辩证地向前发展的。历史也是这样。有官修的正史，就必有民间写的野史，而且野史资格，比正史还要老。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把司马迁的《史记》列在其中，而且成了“排头兵”。其实，《史记》就是司马迁写的野史，所以才能把汉高祖的流氓嘴脸刻画得活灵活现，把吕后的残暴行径揭露得体无完肤。鲁迅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看《史记》是中国史学的喜马拉雅山，后人只能高山仰止、叹为观止。官修正史是为改朝换代的胜利者唱赞歌的，基本上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一脸的假正经。而野史则常常拆穿假面具，露其原形。例如，南宋偏安一方、在残山剩水间作威作福、悍然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宋高宗，及当过塾师、一脸仁义道德的秦桧，人们只有读了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王明清的《挥麈录》，明朝才子文征明的咏史词，清代陈玉澍的《后乐堂全集》的史论，才会认识到南宋有个以宋高宗为首的“五人帮”。文征明的词说得好：“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宋高宗之欲：如打败金人，迎回徽、钦二帝，他的“九五至尊”就没了。又如朱元璋，坐上皇帝交椅后，马屁精们把他塑造成神，但到了明中叶，《翦胜野闻》、《闲中今古录》等野史蜂起，让朱元璋走下神坛，还原成人：他有剥人皮的国家恐怖行径，也有给出版书籍免税的大智之举，更有承认自己好色，将犯有小过的美丽妓女当庭释放的菩萨行为。大体说来，历代王朝的中叶及末年——易代之际，是野史的两个高潮时期。前者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老皇帝去世多年，正如高尔基所说，“已成无害的圣像”，乡曲小民，豆棚瓜架之下，说掌故，道野史，有好事者或有心人笔录成书，便成了一本又一本的野史。在朝代行将更迭或更迭后之际，皇权衰弱，具有忧患意识传统的知识界，不甘陆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纷纷著书，力图记录历史真相。翻翻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就可以知道，明末清初的野史，简直多得不可胜数，成了今天史家研究明

送你一枝合欢花

清史的珍贵史料。野史还包括通俗的讲史之作，如近代蔡东藩的历史演义，《明宫十三朝》、《清宫十三朝》等等，因其通俗易懂，拥有广大读者，直至今日仍一版再版。当然，在专业历史学家看来，这些通俗史书，往往把传说当成真史，甚至添油加醋，编造历史情节。不过，普通读者不过是拿它休闲，像嗑瓜子、剥花生一样，哪里管那么多，历史学家不必大惊小怪。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不少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人士写的史书。近年来影响最大的，当数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已出版了好几本，发行量甚大。毛佩琦教授作序，大力推荐。有明史专家告我，书中有不少硬伤；也有明史学者说，这书写得还不错，至少作者认真读了《明史》。在我看来，这类历史作品，就当野史看好了，对普通民众普及历史知识，还是有益的；更何况闲来读这样的书，总比打麻将通宵达旦，甚至做更无聊的不良消遣要好得多。我敢说，这样的通俗历史作品，比电视媒体炒出来的学术超男、超女的胡说八道，要强多了！

更可喜的是，正如鲁迅所说“只要石在，火种就不会熄灭”。民间野史揭露历史真相的传统，一直薪火相传，奋勇前行。当前民间研究国史尤以三年“自然灾害”史、“文革”史、告密史、剽窃史、政治风波史等，成果斐然，历史将证明这些研究成果的可贵。近日我主编的《中国的脊梁——历史上的一百个老百姓丛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在史学界第一次为从汉代到抗战时期的近八百个普通老百姓树碑立传，弘扬他们的崇高品格，天地正气，事实上，也正是主要取材于历代野史而写的一部大型野史。莫将野史视等闲！大浪淘沙，那些有价值的野史著作，终将与历史同在，成为祖国文化遗产中的珍珠，熠熠闪光。

（《天津老年时报》2009年4月29日）

胡康和《我的革命生活》

我的童年是在盐阜抗日根据地长大的。从记事起，在我居住的蒋王庄上，不断有新四军驻扎，我家也常有战士居住。其中一位战士、一位大姐对我非常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我一直惦念他们。十多年前，我曾分别著文怀念这两位新四军大哥、大姐。但是，有位新四军大姐，我并未见过，却也让我惦记，她就是胡康同志。上世纪5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有位同窗送我两本书，一本是陈允豪的《征途纪实》，另一本是胡康的《我的革命生活》，这两位都是抗战初期由上海进入苏北，并参加了新四军，前者担任过《盐阜大众报》记者，也曾在淮安打过游击。他们的书，都是在1950年由上海的元昌印书馆、家出版社出版的。这是我见到的记述在盐阜、淮安从事革命斗争回忆录中最早的出版物，很有史料价值。《我的革命生活》曾佚于“文革”，前几年我再寻此书，并打听过胡康同志的下落，但无结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夏天，我的一位学生居然通过“孔夫子网”，在天津帮我买到了《我的革命生活》，此书保存甚好，封面上有胡康在红旗下身穿军装的木刻像，真的是飒爽英姿。也盖有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图书室、总参政治部图书馆红色印章，不知何时散出。

我打算将《我的革命生活》编入我正在编辑的《百年来中国珍本文化史料汇编》丛书中，但不知道1949年胡康随大军渡江后，在何处工作。从书中的记载推测，她已是望九高龄，但不知道她的生年，在何处离休。我推测她可能在上海工作，经上海的两位老朋友热心打听，近日终于知晓胡康生于1921年，上世纪80年代从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但不幸已于1994年逝世，享年七十三岁。我为胡康大姐已不在人间忧伤久之，本来我想她如健在，我一定去上海拜访她，表达敬意，并送她几本我收藏的新四军史料。现在虽已人天相隔，但我一定会把《我的革命生活》重新出版，作为献给她的一瓣心香。

重视艺术作品的历史真实性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如深山巨矿，开采不完。新时期以来，取材于我国古代、近现代历史的艺术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之成功秘诀则在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首先要尊重历史。

历史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

一、艺术作品描写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总体上必须符合那个人物及所处时代的本来面目，如不能把秦始皇简单地写成暴君，也不能对他的“焚书坑儒”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能看到南宋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的成就，就歌颂偏安一隅、不思恢复中原、悍然杀害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宋高宗，甚至为汉奸秦桧翻案，等等。优秀影视作品《长征》、《血战台儿庄》、《新四军》、《周恩来在上海》、《重庆谈判》、《武则天》等，都显示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

二、重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历史不断变迁，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生活，都会有种种差别，从而构成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如喝酒，元朝以前国人喝的都是黄酒、米酒（酒酿），元朝从阿拉伯传来烧酒，但直到清朝中叶后，才风行天下，因此武松喝的十八碗酒，不可能是烧酒；若然，他肯定醉死，烧死了。又如打麻将，虽然清初出现雏形，但真正的麻将，要到道光以后，才流行开来，成了无数人沉湎其中的“国粹”。文艺作品中，如果宋朝人、明朝人就打麻将，打得热火朝天，那就是大笑话。以《武则天》为例，陈加林导演特地邀请唐史专家担任历史顾问，并一直跟随摄制组，随时指出拍摄中有违唐朝历史真实问题。

三、忠实地反映历史上人民的愿望。历代统治者仰仗皇权，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敢怒不敢言，总希望有人通过作品，替他们出一口恶气。秦腔、京剧、淮剧、河北梆子等戏曲演出的《打金枝》，就是百姓愿望的体现。“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演出《打龙袍》，也就是象征性地打了皇帝，与民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皇权精神，是息息相

送你一枝合欢花

关的。周公“制礼作乐”，儒生炮制了一本《周礼》，用的周公名义束缚人民，宋明理学更是用理学杀人，使人民透不过气来，妇女尤甚。百姓把账算在周公身上，无情地撕下他的假面具。我读中学时，看淮剧《桃花女斗法》，被美丽的桃花女勇斗周公，不屈不挠，死而复生，使周公遭到严惩而深深感动。这个戏至今还在一些舞台演出，包括台湾的歌仔戏，表明了其生命力的永久。如究诸史实，这些戏的本事，当然是子虚乌有。但是，人民却爱看这些戏，因为它承载着人民的精神寄托。史籍上，特别是民间文学有关这类题材的记载并不少见，有待艺术家们去发掘、提炼，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四、历史真实性更多地表现在，历史上虽没有这件事，但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氛围，是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的。优秀电视剧《长征》，博古在沼泽里摸鱼，把眼镜都弄丢了，状甚狼狈，但他关心重病战友，想摸鱼熬汤增加其营养的同志之爱，打动了观众的心。红军长征，历经艰难，翻完最后一道雪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全体同志，笑逐颜开地集体滑雪下山，虽于史无据，却同样显示了历史真实性，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文艺作品，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存在严重违反历史真实性的倾向。在一些作品中，不与发动叛乱的宁藩同流合污的大丈夫唐寅，成了武艺超群，动辄打斗的流氓；雍正皇帝成了手执利器、飞檐走壁的侠客。这是对历史人物的严重歪曲。戏说乾隆、戏说纪晓岚之类作品难以让人接受。在此类作品中，刻苦治学、为修《四库全书》而卖掉老家献县田产的纪晓岚的高尚人格不见了；他在灯下孜孜不倦写《阅微草堂笔记》的辛劳、愉快也不见了；他主持修《四库全书》时的助纣为虐，大搞文字狱、删书、烧书的丑恶一面更不见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纪晓岚，成了嘻嘻哈哈、油腔滑调的老痞子。而乾隆皇帝，则成了多情多事，简直是成天吃饱了撑的老痞子。这对历史上真实的乾隆爷、纪文达公来说，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类作品与《还珠格格》不能相提并论，还珠格格完全是虚构的人物，当然可以戏说。

那些打着历史小说或正剧的幌子，实际上在胡编的作品，其危害性尤其不能低估。拍项羽火烧阿房宫、荆轲刺秦王的电视剧的是大牌导演，但灭秦英雄项羽，被拍成了残暴至极之人；荆轲是位抗秦、勇刺秦王的侠士，被拍成敬畏秦始皇、临阵退却的懦夫。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完全背离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抹煞了历史真实。虽然“清承